

追赶落日

宋 铮

在三亚湾，她拉紧我的手，一瘸一拐地奋力奔跑，她的左腿不自觉地向左边拐去，跑得努力又笨拙。我明知道快步走就可以跟上她的步伐，但还是做出奔跑的姿势，似乎不如此就对不起她的用心。到达海边，看到那一轮落日依然挂在隐隐约约的山顶上，她长舒一口气，急速地从包里掏出手机和自拍杆。看着她灿烂的笑脸，我突然想像年轻时候一样，扑进她的怀里，哭泣。

她是我的中学同学。高三那年的某一天，我们班来了一位插班生，据说是我们上一届的，刚刚参加完高考，平时学习很好，或许是紧张或许是其他什么原因，高考发挥失常，只考取了一所大专学校，不甘心就回来复读了，并正巧成了我的同桌。

高三的时光暗无天日，每天捧着书本死记硬背，仿佛每日每分甚至每秒都在苦苦煎熬，日子被无限拉长。又因为恐慌和惊惧而真切感受到时光沙沙流走的声音，日子过得沉重又恍惚。我们虽然是距离最近的两个人，但都埋头在自己的努力和挣扎里，谁也没时间细说从前。

忘记了我们是如何熟悉起来的，有一天我心血来潮，说想把父母随意给我起的那个很土的名字改掉，她立即表示认同，并积极地和我一起拿起字典，翻看中意的文字，最终，她帮我找到了一个“铮”字，这个铿锵有声的字瞬间在我的脑海中响亮起来，仿佛支起了我的腰身，让我挺直着走出书桌，去了老师办公室，告诉他我要改名字。我至今还记得老师的笑，笑得意味不明，甚至有点奸诈和不怀好意，仿佛我是个异想天开的人，但不管怎么说，他同意了，并在我的学生档案里郑重记录下来。此后多年，我在自己的生活里跌跌撞撞却从不放弃，或许正是我的名字暗地里支撑着我，让我即使撞了南墙也不回头，只是一味地低头向前努力奔走。她送给我一个名字，也送给我一个不服输的人生。

缘分是个很奇怪的东西，我和她的缘分或许就是要相处一定的时间才会有离别。高考时我们竟然考取了同一所大学，虽然不在同一个系，但在同一个校园，住在同一栋宿舍楼，还是同一个楼层，出门直走再右拐就是她的寝室了。

她比我大两岁，所以我把她当成了异乡里的依靠，而她也总是温柔地甚至是有些纵容地接纳着我。年轻的我一直混沌着，并不懂得生活的艰难，更不会选择人生的走向，总是会把彼时小小的痛苦放大成无限的悲伤。我曾数次去她的宿舍，躺在她的床上大放悲声，而她只是静静地听，然后说些温柔的话语，却从来不为我做决断。多年后我才明白，每个人的路只能自己走，我去向她哭诉我的悲伤，也不过是把悲伤倒给她，然后再去面对下一个不期而至的悲伤。

多年后，我突然觉得，身边有那么一个人倾听你哭泣，也是一种幸运。

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起她自己的一生是如何度过的，更不会抱怨生活对她有什么不公，即使是面对言形无状的老公，她也只是对我偷偷苦笑一下。但她会对我说，她考上母校的研究生了，她又读完博士学位了，她开始兼职在大学带研究生了，她退休后作为特殊人才被海南省聘为研究员了……每每她对我说起这些的时候，我为她高兴的同时，也会偷偷对照自己的人生，并心生惭愧，自己鄙视自己只是被生活推着懵懂地向前走。

那天，我从海口出发去三亚看她。在出站口，风湿发作的她一拐一拐地走着，而她罹患脑梗的丈夫则一颠一颠地走着，他们就这样向我走来，让我一时有些不敢面对他们。

她似乎全然不觉。看到我脸上的斑块，告诉我应该去做个医美，还给我一件漂亮的手串，给我找出她那件红色的衣服，坚持让我换上，说拍照好看。她坐在镜子前长久地装扮自己，还对我笑笑说，一定要优雅地老去。

或许，所谓优雅也如同幸福一样，只是人内心的一种感觉。即使脚步踉跄又有什么，只要她认为自己是优雅的就好。

或许，她是个认真对待生活的人，如同去追赶那个落日，只要认定目标，就努力地向前奔跑。



天然来雕饰 胡铭 摄

与君世世为兄弟

罗保传

兄弟二人一起读书，一起参加科举考试，又都中榜，后又同时登上“唐宋八大家”之列，兄弟间的情谊还被史官写进《宋史》。这对兄弟就是宋朝大名鼎鼎的苏轼、苏辙。

1037年，苏轼出生。1039年，苏辙出生。父亲苏洵特意为他们写了《名二子说》，他从俩兄弟的名字说起，告诉苏轼苏辙做人的道理。1057年，苏轼、苏辙一起参加科举，两人同登进士科。同一年，母亲去世。于是，兄弟二人跟随父亲苏洵赶回老家奔丧。1066年，父亲苏洵去世，兄弟俩又从不同的地方奔回蜀地，共同为父亲办理丧事。苏轼、苏辙不在一起的时光，总是以书信来往。这次回家奔丧，兄弟二人又有了见面畅谈的机会。

其实，在苏轼的诗词中，他写给弟弟苏辙以“子由”为题的诗词就有100多首。他高兴的时候和弟弟分享，心情郁闷的时候也向弟弟诉苦。苏轼在凤翔，在杭州，在齐州，在密州，为弟弟写下许多诗词。公元1077年中秋节，兄弟二人终于在徐州团圆，其乐融融。于是，苏辙当即写下诗词《水调歌头·徐州中秋》，以此表达自己和兄长久别重逢的喜悦与再次分别的不舍之情。这回兄弟二人相聚在一起有一百多天。

公元1079年，乌台诗案发生，苏轼被捕入狱。他本以为自己难逃一死，于是提笔写下诀别诗句：“与君世世为兄弟，更结来生未了因。”请狱头送给那位最让自己放不下心的弟弟。而得知哥哥苏轼入狱的消息，弟弟苏辙第一时间冒死向皇帝上书：“臣欲乞纳在身官，以赎兄轼……”弟弟拼尽全力，舍身也要保其性命。与此同时，他把哥哥一家二十余口接到自己身边加以照顾。

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！宋神宗感念他们兄弟情深，朝中大臣诸如司马光、王安石等人也都上书为其说情，又加之神宗祖母曹太后施压式请求，就这样，苏轼在监狱里关押一百多天后，最终免去一死，贬为黄州团练副使。1080年，苏辙又不辞劳苦把哥哥一家老小送到黄州与之团圆。这

样的兄弟情，难道还不足以让人感动吗？

1085年，宋神宗去世，年仅十岁的赵煦（宋哲宗）即位，由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，起用司马光等人，恢复旧法。于是，兄弟二人又被朝廷召回京城，同朝为官，在一起共事有四年之久。1089年，由于政见不同，苏轼请求出任地方官。1093年，宋哲宗亲政，新党再次掌权，大力打击元祐大臣。就这样，苏轼、苏辙等人遭到贬谪。于是，兄弟二人又开始了长达七年的贬谪生涯，真可谓难兄难弟。

在这期间，兄弟二人匆匆相聚仅有两次。第一次是1094年，苏轼南下惠州时，路过汝州，顺道去颍川看望弟弟苏辙一家，并向他筹措路费。苏辙二话没说，掏空家底，给哥哥凑了七千缗。就这样，苏轼在颍川有了短暂停留。第二次是在1097年，苏轼被贬到儋州，苏辙被贬到雷州，兄弟俩相约在藤州见面，两个失意之人，好不容易相见即匆匆告别。随后，兄弟二人不断书信来往，互相挂念。

1100年，宋徽宗即位，大赦天下。苏辙北归，定居颍昌，也就是现在的河南许昌，他在颍水边上自建房屋，起名“遗老斋”，自号“颍滨遗老”。当时，苏辙还给哥哥苏轼写信，希望兄弟二人晚年住在一起，可以互相照顾。其实，苏轼又何尝不想这样呢？历经官场上的起起落落，他也希望一家人在一起团团圆圆、和和满满。然而，在回来的路上，苏轼却生病了，只好暂居常州。没想到这一病就再也没起来，一年后苏轼便因病去世。苏辙知道消息后，忍着悲伤，安葬了哥哥，又把哥哥的家人接了过来，给予照料。苏辙为哥哥写下《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》，“手足之爱，平爱一生。”细细品读，令人感动万分。

1112年，苏辙在颍川去世。子侄们按照其遗愿，把他葬在哥哥墓旁，默默地守护着哥哥。而颍川成了苏轼苏辙兄弟的心灵故乡。“夜雨对床，长叙此生。”生前二人的誓言也许能在另一个世界完成。千古兄弟，对床听雨。有兄当如苏轼，有弟当如苏辙。

